



首獎

作品

技術與美德——教新同事編製現金流量表

得獎者 曾一安

曾一安，一九九七年生，台北人。東吳大學會計系雙主修日文系畢，現任職於會計師事務所。

得獎感言

亞里斯多德認為，工匠與奴隸不具備公民的美德（arête）；柏拉圖甚至主張勞動使人失去靈魂的自由。

或如尼采所說，現代人表露了自我否定的奴隸道德——不具備美德，害怕創造，缺乏自由。該如何面對，我還在思考。

技術與美德——教新同事編製現金流量表

一行往往必須好幾小時；

可是我們來回拆補的功夫徒勞

假使它看起來不像當時頃刻即有。

——葉慈〈亞當其懲〉；楊牧譯

數字們堅守著各自的形狀，你說

你是筋疲力竭的工匠，一切錘打都已白費。

想起你曾學琴，和我一樣

事務所裡已經凌晨，我依然願意為你述說——

現金流量表從期初現金數開始，以期末現金數作結

我們可能使用直接法或間接法：

直接法列出所有流入與流出，直接抵達終點

但直接面對一切，有時還是太難了

間接法就像左手與右手

知道它們在那，從背後摸索，扣住彼此

應收帳款減少一百萬（里赫特關了燈）

我們知道那代表一百萬的現金流入（讓琴音發亮）

知道了起點和終點

逐一分類，辨認，填補

其中的空白。就算起點和終點都是零

卻不代表它是靜止或停滯

可能花費一千億元購入石頭

經過提煉，鎔鑄，鍛造

賣出了一千億元的黃金

縱然知道起點與終點無非是零（巴赫虔敬寫下）

它不是毫無意義（而終於失傳的讚美詩）

最終的數字不是一切。其中無數的加加減減

數字還要以更多數字平反或告解：

錢變少了，可能是擴建廠房（阿格麗希登台前。一架安靜的史坦威）
錢變多了，可能全是借來的（史匹曼彈奏著和平。柏林，一九三一）

現金流量表經常得是反覆拆補，且極有可能徒勞無功

若編到最後無法抵達

因為不知道究竟放錯了哪片拼圖

往往又得重新開始，重新

分類，辨認，與填補

不如逐一指認每塊數字細小卻相異的輪廓

左右手靠近了，像不曾遲疑、摸索

就這樣抱住了自己。

那過程是繁瑣而美麗

連新台幣一元的失誤都不能有的

安靜、秩序，像妥善編排的樂句

迂迴向終點挺進，匯集

成為完整：由大海

知曉河流的總和；由一件毛衣，

撫摸幾球毛線的顏色、質地、溫暖——

但美麗不是我的主題

橡木桶裡加入水、葡萄與時間，數字

是不曾吐露的樂器，堅持沉默是它獨有的音色

（而我們，編製者——技術純熟的琴師，翻譯官面對

不可踰越的原文，古代羅馬的園子裡，奴隸種植著一粒粒

自我否定的美德）

■註：整份財務報表須包括資產負債表、綜合損益表、權益變動表與現金流量表及其附註。現金流量表之編製係就其他財務報表「翻譯」出已說明過之各種交易與事項對現金之影響，亦即該期間內發生哪些現金流入與流出，使現金之期初餘額與期末餘額有所差異。（摘自張仲岳等著《中級會計學》，東華書局，二〇一九）

技·藝·道

楊澤

在高明的詩家筆下，天下萬物都可入詩，因為天下萬物都是詩，或詩的一部分。不過，詩人一般不至於犯傻，自討苦吃，硬是要挑戰不可能的題目，鎔鑄不可能的事物成詩。

此詩乍看以繁瑣的金流計算起興，卻是一首化會計學的繁瑣為神奇，熔會計，音樂，詩及其他諸多事物於一爐，夾議夾敘，充分展現技如何進於藝，藝如何進於道的完整過程的頌詩。

在技與藝的層次上，詩人首先要言不煩地為我們解釋，直接法間接法，起點及終點的種種奧妙，他以高超的修辭說服讀者，數目字並非枯燥無意義之物，會計師的技術自有其出神入化之處，就像人的左手與右手的完美緊扣，就像那莊嚴動人的歐陸古典樂。

在藝與道的層次上，詩人最終從容攤開底牌，告訴我們，就像樂句的河流奔馳匯集向大海，數目字其實始終是「不曾吐露的樂器，堅持沉默是它獨有的音色」。

這是首乍看炫學，實則見解不凡，領悟力，穿透力超威的詩，由一個二十多歲的年輕人寫出，令人十分驚喜。